



文学解读导论

——建设“文学解读学科”的学理性探求

陈道淳 ◆ 著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7 年度海南省社会科学研究资助课题

海南师范大学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文学解读导论

——建设“文学解读学科”的学理性探求

陈道淳 著

现代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解读导论 / 陈道淳著. —北京: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80196-707-7

I. 文… II. 陈… III. 文学解读—理论研究 IV. I24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2268 号

书 名: 文学解读导论

责任编辑: 赵鸣鸣

封面设计: 张玉霞

出版发行: 现代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 504 号 E 座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15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6-707-7

全套定价: 200.00 元 (本册定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陈道諄:出生于海南省海口市府城镇,先是在广州华南师大攻读学业,后去上海华东师大继续深造,现在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曾先后担任海南教育学院中文支部书记,副主任,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等职务。出版个人专著《从文化回到文学本身》(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文学之门》(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主编《文学概论新编》(海南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至今已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

引言

对意义的探究是人类自身生存的精神需要，万物之灵的人来到这个大千世界，便是从此走进了一个具有无穷意义的世界。从小到大，一直到老，人一直都是在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中，探究着大千世界与人之生的意义，同时也在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去表达自己对大千世界与人生之意义的理解，文学就是其中的一种人类用来表达自己对人之生的意义的理解方式。现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阅读是“把一种意义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1][2]}这就是说，文学阅读活动，是文学解读者把文学的意义从作家精心构建的文学文本世界转换到解读者自己的理解世界的一种精神活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看，西方尚无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文学阅读学”这一相对应的明确概念（北大学报主编龙协涛语）。近几年，我国一些学者如北京大学的龙协涛先生（著有《文学阅读学》2004年北大出版社）、山东师大的曹明海先生（著有《文学解读学导论》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文学阅读”进行了学理性的系统分析研究。此外，南京大学的高楠先生和山东大学的王汶成先生等人，也是有针对性地通过相关的论文谈及“文学阅读”。不过，不同的人由于在文学阅读活动中的精神追求目的有所不同，对文学阅读的理解也就有

所不同，因而提法各有不同：有的把它当成是传统的“文学阅读”（北京大学龙协涛先生观点）；有的认为它应当是“文学读解”（山东大学王汶成先生观点）；有的认为它应当是“文学解读”（山东师大曹明海先生观点）；我个人则倾向于认同“文学解读”。在我看来，对文学阅读活动进行必要的思辨性解释，文学阅读的意义就可以更加明了。因为，文学阅读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随意行为，也应该是人类对文学的意义探求的一种理性认识。从这个角度上看，对文学阅读进行有效解释，即是通过文学阅读活动，从他人的生之意义的理解和沟通中领悟自己的生之意义的一种有效方式。

“文学解读”，顾名思义，是人类对以语言文字符号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学文本所进行的一种由情感阅读到理性评判的精神活动。“读”是“解”的基础，“解”是“读”的目的。这里，“读”不仅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阅读，而且是具有探究、挖掘文本意义世界的主动性精神活动，而“解”也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它还包含有解释、阐发等思辨性哲理化思考。“文学解读者”，即是对文学文本的意义世界进行艺术性解读或思辨性解读的文学活动的具体执行者。而“文学解读学”，即是人类深入探究文学的意义以及文学意义的生成与文学意义的理解途径乃至文学意义之再创造的一门人文学科。因此，在这个理解层面上，文学解读者与传统观念的文学读者的身份有所不同，从传统观念的角度上看，读者是对作家提供的文学文本进行文学阅读活动的具体执行人。但在文学解读学看来，只要是有意通过文学文本去追寻文学意义的人，都应

该是文学解读者。这就是说，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只要他（她）是以主动的态度去参与文学活动，并试图通过文学文本去追寻文学的积极意义，就应该是文学解读者。就这个意义层面而言，作家和读者作为文学解读者之间存在的区别，主要是因为他们文学文本的形式形成和文学意义的实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而已。

那么，同是文学解读者的作家和读者，在文学文本的形式形成和文学意义实现的过程中，各自都有什么作用呢？

从作家在文学活动的位置上看，作家首先是作为文学的创作主体出现在文学活动中的，即作家应是文学文本的创造者，因而他（她）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文本的第一解读者。作家在生活实践中捕捉到的审美信息，需要有一个艺术载体将它有效的传达出来，为此他（她）需要寻找一个艺术的传达方式，将之有效地传达出来。在这个寻找和传达的过程中，作家个体的人生经历和审美体验，必将通过审美情感的介入方式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过程之中，最后通过艺术形象的方式将之有效地传达出来。这就是说，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塑造，传达出作家用文学的形式去解读一己的人生经历极其审美体验，当作家通过“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2]129}时，艺术形象本身必然会上作家感性化的情感个性特征，作家的文学解读立场，也就得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从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位置上看，读者是作为文学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而出现的。在现代读者理论看来，文学文本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静态意义系统，而是一个

以不同的读者阅读作为意义探究的动力不断被修改的动态意义系统。因此，文学文本的意义并不是文本自身所独立具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的审美价值取向和一定的社会文化（如经济、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宗教等）环境下形成的特殊语境。读者的文学解读过程实际上也是文学文本与读者互动、互证的过程，也就是读者参与文学意义再创造的过程，一方面读者在文学解读活动中接受文学文本的意义；一方面读者也通过文学解读活动将自己的审美认识注入到文学解读的对象之中，并根据自己的审美认识扩展了文学的意义。这就是说，读者不仅是文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是文本意义的最终完成者。也就是说，没有读者的积极参与，文本的意义就无从体现。从这个角度上看，文本意义的最终完成，正是读者积极参与文学生产的结果。

但对文学文本进行文学解读，并非是只要对文学文本进行阅读就能有效地达到预想的目的，并非是一相情愿地从一己的立场对文学文本进行随意性评判如此简单，当然也不能不费脑筋地简单复制他人的解读结论。不同的人，在文化传统、知识教育、性格爱好、人生理想等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文学解读效果。任何忽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而简单化地想在文学解读活动中追求同一性结论的努力，必然会导致文学解读活动的片面性和单一性，使到原本包罗万象的文学世界被人为压挤成了了无生气的白纸一张。德国学者姚斯在他那篇著名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文章中这样说过：“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

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在阅读过程中，永远不停地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评性的理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超越以注的新的生产的转变。”文学解读总是会在前人的阅读经验基础上得到新的启示，总是会在以注的经验总结基础上增加新的认识，文学文本才因此而获得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过分地强调了文学解读活动的个体差异性，而无视文学解读活动中存在的群体认同性。毕竟，人类是以群体社会的生活方式生存在这个大千世界中的，个体的人对生之意义的思考，总是要通过对群体社会展示的方式来完成，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已经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被证明是人类探求生之意义不可缺少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人类认识不断由混沌走向澄明的一种有效途径。从这个角度上看，文学解读活动既要尊重文学解读者的个体差异性，也要强调文学解读传达中的群体认同性。

因此，如何在“求同存异”的文学解读活动中理解文学的意义？如何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与文学所拥有的意义世界进行情感与心灵上的沟通？如何把自己的文学解读结论有效地传达给他人，并激发起他人的文学解读再创造欲望？应该就是文学解读学所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

参考文献：

- [1] 伽达默尔，解释学 [J]，哲学译丛，1988 (3)。
- [2] 黑格尔，美学 [M] 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文学与人	1
人与文学的意义世界	1
文学与人的意义探求	5
第二章 文学解读的历史溯源	20
中国传统的文学解读理论	20
西方:从传统解释学的实证主义到现代解释学的 “此在”阐释	28
第三章 文学解读作为活动	40
文学解读的主体	40
文学解读的对象	49
文学解读的文本形式	57
文学解读的历史语境	73
第四章 文学解读的目的	83
“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	84

作家:从为己到为人	87
读者:从为己到为人	91
读者“为学”的审美心理探析	94
第五章 文学解读的方法	99
“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	99
“审美认知”或“审美对话”	106
第六章 文学解读的立场	127
文学解读的“政治”立场	128
文学解读的“审美”立场	134
文学解读的“文化”立场	139
第七章 文学解读的选择权力	146
文学选择的话语权力	147
文学选择的方法	156
第八章 文学解读的艺术桥梁	162
思维的外化形态	163
叙述的话语权力	169
想象的艺术张力	175
依据症候解读	179
第九章 文学语言的双重文化属性	185
语言的传统工具性	187
语言的现代本体性	191

第十章 文学解读的审美差异性	202
文学解读的障碍发生	202
文学解读的歧义	210
文学解读的“误读”合理性	218
第十一章 文学解读的不可终极性	224
不变的是文本,常变的是解读	225
意义在生成中消解	230
不可能有的终极结论	234
附录 与文学解读相关的西方读者研究	241
读者地位的历史演变	241
接受美学等读者研究理论的形成	243
接受美学等读者研究理论的主要观点	248
后 记	258

第一章 文学与人

人与文学的意义世界

西方现代哲学认为，人类生存在一个三重的时空世界里。在第一重的时空世界里，人类是作为自然的存在物，生存于外在的、客观的自然世界之中，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样，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而生存的，这个时空世界主要表现为外在的物质世界；第二重的时空世界，人类是作为自由的、有理性的智慧生物，生活在由人类创建的精神世界里，有自己选择的社会组织、政治团体、思想信仰和人生目标，这个时空世界主要表现为内在的精神世界；第三重的时空世界，人类作为创建了一定文化体系的主人，生活在由一些特定文化符号所构成的意义世界里，这个世界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意义世界。这就是说，文化的意义世界是由人创建出来的，它虽起源于物质时空世界和精神时空世界，但却超越于物质时空世界和精神时空世界而存在着。人之所以为人，其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所不同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人相比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多出了一个人类自己创建的文化世界。

—

意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思想产物，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文化结晶，因为有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参与，原本亘古不变的自然便成了“人化的自然”，人的主体意识在改造“人化的自然”中，因其立意、品格等的不同而有意义高下之分，一旦人失去了对意义的追求，人之生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其之生也就形同于行尸走肉。因此，人之所以为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人生的意义。而这些人生的意义，也因为有了人的主体意识的积极介入，因而便有了常变常新的意义生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起人类对意义的不断探究精神。

关于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差别，马克思曾经说过：“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而“人则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1]50}这就是说，人类是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去改造生活，并在改造生活的活动过程中创造出符合人的意志的意义世界来。正是有了这种创造的意识作为动力，人类才会从洞穴群居到结草为庐再到搭木为屋进而建造出符合现代文明生活需要的现代大都市。而动物正是因为缺少了人的这种创造意识，过分地依赖于动物种性的遗传本能，因而它们只能一代代地重复着亘古不变的生存方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意识上的本质差别，人才能通过智慧，去对生活做出具有非凡艺术想象力的文化解释。关于这一点，原始社会的神话故事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范例，在这里，笔者不妨以两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古代神话故事《女娲补天》和《大禹治水》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女娲补天》的故事核心指向，是与原始人类生活密切相关

的“天灾”（即天灾出现）。人们很早就主动地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天灾究竟是怎么了？缺少现代气象科学知识的原始人类，自然就会认为可能是天上有了一个破洞，于是就希望有一个能上天的神来帮助人类补好这个洞。在这样的认识心理驱动下，就出现了像《女娲补天》这样的神话故事。《大禹治水》的故事核心指向，比之《女娲补天》，与原始人类的生活更加密切，它所说的其实就是发生在原始人类身边的“地祸”。古时的河水经常借风作浪，泛滥成灾，不仅淹没人类耕种庄稼的田地，还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安身之所，为了人类能够安居乐业，必须对洪水进行治理。于是，鲧和禹父子两代人勇敢地站了出来，担负起了带领民众治理洪水的历史重任。抛开俩人治水方法的成败得失不论（故事中已有结论并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其人物的半人半神身份，其由人化身为熊疏导水道的超凡能力，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就值得我们深思，即原始人类迫于一定的生存压力，需要以自己的能力去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当他们发现无法依靠自身的能力去实现改变生活的愿望时，就会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让自己的生活愿望通过神话故事得到较为充分的实现，由此而构建起一个充满大胆想象的神话世界。鲁迅先生就此说过：“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能力所能之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2]所以，人类社会的早期，以神话故事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主要是用来解释各种自然和生活现象的，但在解释的过程中，虽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科学认知水平，但所彰显出来的，却是原始初民的超凡脱俗想象能力。

二

从现代哲学的角度去解释原始神话故事，其本身主要包含

着两层意义世界：第一层，主要表现为物质的意义世界，是原始初民对自身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的求知态度，它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而生存，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从混沌一步步走向澄明，在一定的文化意义上，人类对自然界的孜孜不倦求知态度，在其中起到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第二层，主要表现为精神的意义世界，是原始初民超越自身能力的精神，它虽然起因于一定的物质条件，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物质条件，因而其实质并不在于如实记录人类征服自然的每一次行动，而是要借此表达人类征服自然的愿望和决心。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原始神话故事，神的出现本身并不是用来与客观生活相验证的，而是用来表现人的主观愿望的，其实质就是代表人类所创建的一些由特定文化符号所构成的意义世界。这就是说，神话故事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原始初民征服自然的愿望而创作出来的一些带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而神的意义世界，其实也就是人类用一些特定文化符号所构成的意志世界，神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类用来表现人的意志的一种特殊文化符号。对神话故事的这种本质把握，其实也就等于证明了这一点：作为文化形式之一的文学，其意义世界和人的意义世界本身是相通的。

如果把文学解读的眼光，从原始神话扩展到文学的其他方面，人也不难发现，文学的意义世界始终是和人的意义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诗歌，不管它是传统的抒情诗歌还是当代的象征诗歌，它们要么表现人的情感，要么表现人的某种特定的人生感悟。时代变迁的文化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对文学的表现手法带来一定的影响，文学的表现手法可以千变万化，但在表现人的情感或人生感悟上是始终不变的。这就是说，不管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文学的表现样式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文学的意义世界始终是和人的意义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旦文学与人的意义关系明确下来了，对文学解读的意义，也就变得简单明了。一方面，文学解读人的活动者是人，且长期以来，人一直在精神上主宰着自然，但人对自己的了解并不十分清楚，以至于在科学昌明的 20 世纪，西方仍有学者在大声质问“我是谁”？人们需要从各个方面对人进行更加深入地了解，而文学的意义世界和人的意义世界本身是相通的，这就为人了解自己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因而，人解读文学就等于解读人自己；另一方面，文学解读的对象是文学，人之所以要对文学进行解读，是因为人需要了解文学的意义世界，文学的意义世界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更是文化的。由于文学的文本是人类用一些带有特殊含义的文化符号所构成的，是用来表现人的人生思考和人生感悟的，这些带有特定含义的文化符号构成了文学的意义世界，因而也就带上了一代代的人的文化思考痕迹，对这些带有特殊含义的文化符号进行解读，进而把握文学的意义世界，对了解人类改造物质的自然和人类在改造自然中的精神形成，以及人类的情感思维世界，都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解读文学的意义其实就是解读人的人生意义。

文学与人的意义探求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这样说过：“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3]62}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既是人类创造和改造世界的历史，又是人类